

中华魂

日之魂

民族精神的哲学思考之一

《中华魂》文化系列丛书

● 华玉洪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3号

日之魂

Ri Zhi Hun

中华魂文化系列丛书之一

华玉洪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6,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frac{1}{2}$ 插页: 3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33

责任编辑: 王德昌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赵多良

ISBN 7-5313-0743-x/I · 682

定价: 6.20元

《中华魂》文化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烈恒 马清福

副主编：王德昌

编 委：马清福 于耀先 王 祥 王德昌
李勤学 刘烈恒 张振忠 赵慧平



华玉洪，辽宁东沟人，1951年6月生。1985年7月获辽宁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任沈阳师范学院政教系副教授、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哲学学会会员，中国逻辑学会会员。自1985年以来，先后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主编了“子不语文化丛书”和“环境文化系列丛书”，撰写了《诡论》、《诡辩术》、《谎言》、《生存的沉思》等著作。还出版了译著《诡论逻辑学》、《贝纳斯战记》等。

前 言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创中华，殷文周鼎，秦关汉月，魏晋风骨，大唐胸襟，宋元气节，明清星火，三民主义，四化大业，精魂灵气，一脉相承。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就在于她有一个数千年炼聚的民族精神——中华魂。

所谓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神韵，是中华文化的内核和支架，是一种健康的向上的历史意识。就其内涵它是特定民族在长期历史中逐渐铸成的普适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心理追求，是一种历史的意识和实践的理性，是一种无处不在而又世代相承的内在力量。从其外延看，它不仅表现在每个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而且表现在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诸形态中。恰如世界哲人黑格尔所说：“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历史哲学》）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盘古”这个历史概念被人们演义为创世之神和壮烈的英雄。他的两眼化作了日月，头和四肢化

作了山岳，血脉化作了江河，肌肤化作了大地。他的肉体虽然消失了，但精神永存。日月经天，永放光华；高山耸立，江河奔流，广袤的大地永远气象万千。“中华魂”系列文化丛书取日、月、山、河、地之象，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每一文化现象和材料中，提炼、汲取、论证、阐发中华民族的伟大精魂。

《日之魂》，以红日东升、周行不殆为表征，以智慧、创造、改革、开放为外延，阐发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变革精神。

《月之魂》，以月轮圆润、月色柔和为表征，以团结、友好、交流、融合为外延，阐发中华民族的团结友爱精神，和谐统一精神，顾全大局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

《山之魂》，以山岳巍峨、崇高威严为表征，以维护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坚持民族气节，反抗外敌侵略，不甘外族奴役为外延，阐发中华民族的威武不屈精神，独立自主精神，自尊自重精神，卓然不群精神。

《河之魂》，以江河浩荡、曲折绵延为表征，以民族的生存繁衍、生产生活、艰辛坎坷、希望向往为外延，阐发中华民族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精神，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精神，务本求实精神，自强不息精神。

《地之魂》，以大地凝重博大、厚德载物为表征，以道德、审美、义务、权利为外延，阐发中华民族的无私奉献精神，勇于牺牲精神，甘作人梯精神，集体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共同培育出来的，是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浇铸而成的。虽然在叙述和阐发它时可以分列成章，然而在历史和现实中，它始终是一个整体。各种精神不仅相互包容、相互贯通，而且又从不同侧面勾画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精神往往集中体

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在个体层面上它表现为“理想人格”，这就是进取有为（日魂），团结友爱（月魂），自尊自重（山魂），艰苦奋斗（河魂），无私奉献（地魂）。中国传统社会孜孜以求的“圣贤”、“君子”，就是这种理想的人格。在这个层面上，中华精神发挥着巨大的道德潜能，通过教育、影响、社会评价和榜样力量，激励着民族成员积极有为、奋发向上。在今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已在新时代的英雄、模范和先进形象中得到了肯定和提升。在社会层面上，它又往往集中表现为“理想社会”，这就是生机、活力（日魂），和谐、统一（月魂），独立、完整（山魂），绵延、永常（河魂），尚德、昌盛（地魂）。中国传统社会中孜孜以求的“太平盛世”，就是这种理想的社会。在这个层面上，中华精神又以观念的形式发挥着巨大的驱动力和凝聚力，鼓舞着人们为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地努力奋斗。在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社会，已在新中国的四化大业中得到了高扬和提升。

我们编辑这部丛书，旨在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该书不当之处，敬请诸君指正。

编 者

1992年元月

“其行终古不休息”

——日魂颂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大概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太阳——获得那么多、那么高、那么久的崇拜和赞美了。

诚然，高山巍巍，大海淼淼，自然不乏溢美之辞，有道是“自古多唱山海经”。不过，终年居住在平原地区的人们大抵不会崇拜高山，远离海岸的内陆民族也决不会把大海作为偶像。然而，不管你居住在何处，不论是天涯海角，抑或是穷乡僻壤，都会沐浴到太阳的光辉，享受到太阳的恩惠。

在很久很久以前，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关于太阳的神话传说。例如，斯拉夫人崇拜过太阳的光和热的神，给它起名叫雅里洛或库巴拉。希腊和罗马人把太阳偶像化为阿波罗神。腓尼基人把太阳神莫洛赫视作最高的神祇。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共同创造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主人公吉尔伽美什实际上与太阳神舍马什具有关联和对应关系。

在过去漫长的世代，各民族的祖先为了奉祀太阳神，不知咏唱过多少激情的颂歌，奉献过多少丰盛的供品，建造过多少神圣的庙宇，举行过多少庄严的祭祀……

即使在今天，人们对太阳的崇拜方式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仍然一往情深！只要看一看那吟不完的太阳诗和唱不完的太阳歌，就会一清二楚了。

太阳啊，你为何获得如此殊荣，你的魅力何在？

莫非因为你的姿色美丽动人？或许，或许是的。

你火红火红的脸膛，放射出金灿灿的光芒；满天的彩霞是你制成的美丽衣裳，雨后的彩虹是你架起的七色桥梁。

你那圆圆的轮廓，椭圆的轨迹，是那样的完满和谐，据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讲，只有天廷里的事项才是这样。

假如你置身于黄山，站在北海观日出，浩浩云海，轻轻托起一轮红日，仿佛把你带入仙境，会使你更深切地感受到太阳的美色。

难怪三千五百年前的埃及人，对太阳神这样赞美道：

“永生的阿洞神啊！你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是多么美丽啊！你从东方上升，你用自己的美充实全世界……”

在中国古代也有“日月丽乎天”的说法。然而，这还是我们远隔一亿五千万公里用肉眼所看到的景象。假如我们像天文学家那样，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太阳，更会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美景：有“发光的云朵”——光斑，有“燃烧的草原”——色球，还有形形色色的“火焰喷泉”——日珥……假如日宫能够向人类开放，到那里去游览的人一定会流连忘返，叹为观止。

哦，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各民族传说中的太阳神大都是女性！

莫非因为你价值连城，功德无量？或许，或许是的。

没有太阳就没有光亮，即使有眼睛也是白长，白天就会像无月的夜晚一样；月亮也会失去昔日的风采，更谈不到什么嫦娥、吴刚。原本丰富多采、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如果没有了太阳，就会失去一切轮廓，失去一切色彩，变成一个幽暗混沌的死谷。

没有太阳，就没有温暖和热量，气候就会变得像北极一样。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失去太阳，植物、动物和人类都无法生存。这个原本充满生机的行星，就会失去花草的摇曳、小鸟的歌唱……

在遥远的古代，由于冰河的袭击，北方的原始森林枯萎了，我们的祖先——森林古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太阳指引了前进的方向，它们向着太阳走去，从而创造了进化史上最辉煌的一章。

刚刚从动物界脱态出来的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无疑是弱不经霜，无衣遮体，无屋避寒。又是太阳温暖了他们，给了他们用之不尽的光和热。人类怎么能不感激和崇拜太阳！

太阳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不尽的光和热，而且以自己有规律的运动，为人类提供了一架天然的计时钟。古人“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今人也仍然以太阳纪年、纪日。

今天，石油短缺，能源危机，这是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头号难题。人们原以为核能最终将取代化石能源，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危机，然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声爆炸，打破了人们的幻梦。清醒过来的人们又把目光转向了古老的太阳。人们惊喜地发现，太阳能不仅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而且无污染、无副作用。

莫非因为你力量无比？或许，或许是的。

无论在何种时代，力量都是人们讴歌和崇拜的对象，在古

代更是如此。

太阳正是以自己无比的力量主宰着太阳系，没有太阳的力量，太阳系里所有的行星和卫星都将偏离轨道，迷失方向。

不仅如此，太阳还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指挥着地球上的千变万化。在地球上，不论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都处在地球的重力（引力）和太阳辐射能（斥力）交互作用的控制之下。太阳能够把地面的水体蒸发到空中，能够指挥风霜雨雪的变动……

使古人感受更深的是，太阳活动空间之广袤，运行路径之长远。今人已知太阳比地球大一百三十万倍。

莫非因为你变易无穷、神秘莫测？或许，或许是的。

一只蛾子死了，将永远消失，可太阳沉没了明天还会升起！这对古人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日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个谜。我们的祖先以为日食是天狗吞日，怎么办？用锣鼓声吓跑它吧。于是，每当日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狠劲地敲锣打鼓，没有锣鼓的便敲盆子。说来也怪，每每这样做了之后，太阳真的又出来了。所以，每当日食敲锣打鼓的习俗流传了好久好久。

《列子·汤问篇》中讲了“两小儿辩日远近”的故事。说是孔子东游，路遇两小儿争辩。一个说太阳刚出来时离人最近，另一个说中午太阳离人最近。前者的理由是：“早晨刚出来的太阳像车轮子一样大，到了中午就像盛菜的盘子那样小”，近大远小。后者说：“太阳刚刚升起时还有些凉飕飕，到了中午就热得像滚开的水”，近热远凉。且不说两小儿无法全面把握太阳的变化，就是当时的大学问家孔夫子听了之后，也无言以对。

“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最能激起人的依赖

感的现象中的变化,乃是觉得自然是一个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而虔诚地加以崇拜的主要原因。如果太阳老是待在天上不动,它就不会在人心中燃起宗教热情的火焰。只有当太阳从人眼中消失,把黑夜的恐怖加到人的头上,然后又再度在天上出现,人这才向它跪下,对于它的出乎意料的归来感到喜悦,为这喜悦所征服。所以佛罗里达的古代阿巴拉支人当太阳出山落山的时候,唱着颂歌向太阳致敬,同时祈请它准时回来,使他们能够享受它的光明。……惟有自然的变易才使人变得不安定,变得谦卑,变得虔敬。”^①

也许正是上述缘故吧,中华民族同太阳结下了万古不解之缘。虽说崇拜太阳具有世界性,但很少发现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对太阳的崇拜如此虔诚,对太阳的赞美如此深情!

一般认为,羲和是中华民族的太阳神。这说法也许不错,但远远不够。如果囿于这种说法,很难说明中华先民对于太阳的热烈崇拜,因为,羲和在我们民族的原始神话中地位并不显著。

在中华民族的原始神话中,伏羲和女娲两个形象既是始祖神又是保护神,不仅流传极广,而且具有显赫的地位。

在四川发现的汉代石刻画像和砖画中,多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画像中的伏羲手里捧着一个太阳,太阳里有一只金乌;女娲手里捧着一个月亮,月亮里有一只蟾蜍。^②通常认为,月日表示阴阳,女为阴,男为阳,说明伏羲和女娲是夫妻。单从这幅画像看,“夫妻说”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在我国西南地区

^①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59—460页。

^② 参见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44图。

苗瑶等少数民族民间也广泛流传这类说法。^①不过,“夫妻说”很难解释太阳里为什么有一只金鸟。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非衣”帛画之天界部分,右边绘有太阳,太阳中也有一只金鸟;左边绘有月亮,月亮中也有一只蟾蜍。但是,却没有伏羲和女娲两个人,只是在日月之中间绘有一个醒目而显赫的天神。很显然,“夫妻说”在此是说不通的。有学者认为这个天神就是我国神话中的始祖伏羲。^②

其实,在秦汉以前的古书记载中,伏羲和女娲并没有什么联系。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时,并没有伏羲的影子;伏羲“援梯上天”、“钻木取火”时,也没有女娲在一旁相伴。一般认为,把伏羲和女娲联系起来,视作兄妹或夫妻,是汉唐及其以后的事。

在比较早的神话传说中,伏羲是东方的天帝,辅佐他的是句芒。句芒是西方天帝少昊的儿子,却做了东方天帝的辅佐。西方天帝少昊住在长留山,主要职责是察看沉没向西天去的太阳,反射回东边的光辉是不是正常。少昊的另一个儿子叫蓐收,所做的工作和他父亲差不多,也是察看落日的。太阳西沉,浑圆血红,所以少昊又叫圆神,蓐收又叫红光,单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想象出一幅“落日”的壮观景色了。

伏羲在东方,少昊在西方;少昊的两个儿子一个辅佐伏羲,一个帮他父亲的忙。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西方是太阳落山的地方,这难道是巧合吗?

再者,传说中的句芒人脸鸟身,手里拿着圆规。^③圆规既能画出太阳的圆形,又能画出太阳的运行轨迹。至于人脸鸟身,恰

^① 参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第62—67页。

^② 见钟敬文:《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第75—98页。

^③ 见《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

恰同前面提到的汉代石刻画像和砖画，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非衣”帛画中的太阳神鸟相吻合。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把鸟和太阳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少见。

《侯鯖录》卷二中有：“织鸟，日也，往来如梭之织”；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日之出入，“皆载于鸟”；

《楚辞·天问》中有：“羿焉弹日？鸟焉解羽？”

《淮南子·精神篇》中有：“日中有踞鸟”（踞鸟，即三足鸟）；

张衡《灵宪》中说：“日，阳精之宗，积而成鸟”；

《春秋元命苞》中有：“日中有三足鸟，鸟者阳精”；

.....

古人之所以把太阳和鸟儿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是对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一种解释。在人们的视觉中，太阳和鸟都运行在天空，且又都是不胫而走。^①或者想，太阳既无足又无翼，为什么能在空中疾行如飞呢？大概是鸟儿载得缘故吧。成都市郊出土的汉代砖画中，太阳就画在一只大鸟之中；大鸟之中的太阳里又画一小鸟。^②

由上述理由可以推断，伏羲很可能既是始祖神又是太阳神，至少可以断定，中华先民在崇拜始祖神时，已经开始了对太阳的崇拜。这在其他民族中是少见的。

继伏羲、女娲之后，影响最大的就是黄帝和炎帝了。我们至今仍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足见炎黄二帝在民族起源文化中的深远影响。

传说炎帝就是太阳神，^③原是极为仁慈的。在他那个时候，

^① 甚而可以推想，伏羲之所以被想象为人首蛇身，是否也是考虑到蛇同太阳一样，也是“不胫而走”？

^② 见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文前插图。

^③ 《白虎通·五行》：“炎帝者，太阳也。”

有一只遍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九穗的禾苗，飞过天空，穗上的谷粒坠落在地上，炎帝便把它们拾了起来，种在田间，以便长出五谷来。炎帝还叫太阳发出足够的光和热，孕育五谷生长，从此，人类再也不愁衣食了。从这当中，已经可以透视出神农时代的人们，开始学会把野生谷物用人工种植了，而且已经认识到太阳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传说中的炎帝，既是农业神又是医药神，因为太阳是健康的泉源。据说在成阳山里，能找到炎帝当年煊药的处所。^①

黄帝原系天神皇天上帝，后演变成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文明的创造大神。《说文解字》说“黄”的本义是“地之色”。为什么大地的颜色是“黄”的呢？不正是阳光普照的景象吗？始初，“黄”与“皇”同义。考“皇”字义有三。一是辉煌，如《诗·小雅·采芣》：“朱芾斯皇。”^②二是黄白色，如《诗·豳风·东山》：“皇驳其马。”三是美，如《诗·周颂·烈文》：“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孔颖达解释说是“思继续先人之大功而美之。”这三个意义合起来就是美丽、辉煌、黄白色（金黄色），这多么像阳光啊！

据《山海经》记述，黄帝初到人间，首先把昆仑山作为下方的帝都。这座宫殿的大门称之为开明门，正对着东方，迎着旭日的光辉。管理这座宫殿的用具和衣物的是一些火红色的凤凰。又说昆仑山四周环绕着燃火的大山，火山里长着一种燃不完的树，日夜不停地燃烧，狂风吹来不见火势上涨，暴雨下来也不见大火熄灭。熊熊烈焰，放射出一片灿烂的光辉，把昆仑山巅的黄帝宫殿映照得分外的美丽和庄严。

黄帝的宫殿为什么在昆仑山上？传说中的昆仑山在西方，是太阳落下的地方。古人很可能想，太阳落山了正像皇帝晚上回

^① 参见《述异记》卷上和明周游《开辟演绎》第八十四回末。

^② 毛传：“皇，犹煌煌也。”

寝宫休息一样。宫殿的大门朝着东方，正是太阳走来的方向。周围燃火的大山及其壮丽景色，不正是落日的光辉映红了西边的天际吗？什么火焰才能风吹不旺、雨浇不灭呢？只有太阳。

据记载，炎帝和黄帝乃是兄弟二人，一母所生，一个管南方，一个管北方。如果允许大胆推想的话，那么，炎帝很可能是中华先民对太阳热之崇拜的表征，而黄帝则是对太阳光之崇拜的表征。南方阳光强烈，因离赤道较近，故而炎热；北方离赤道较远，阳光柔弱，故而寒冷，所以炎帝在南、黄帝在北。“光”和“热”是太阳的两大基本功用，自然成为古人崇拜之所在。

如果这种推想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炎黄子孙就是太阳之子，我们神州古国就是太阳之邦。难怪汉族人把自己的祖先称作“华夏”，“华”与“光”、“夏”与“热”又是多巧的吻合啊！

帝俊，是东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据考帝俊与帝喾同是舜的化身。这个上帝之伟大，实在和西方周民族所奉祀的上帝黄帝差不多。只不过周民族最后战胜了殷民族，并把黄帝变为人神共祖，才使帝俊暗淡了些。

“俊”原作“𩇛”，甲骨文的是个鸟头人身的怪物。在殷民族的神话中，有简狄吞吃玄鸟卵而生契的传说。^①《诗·玄鸟》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玄鸟是殷民族崇拜的神鸟，帝俊正是这神鸟的化身。

“玄”即天，或曰太空。玄鸟就是天上的神鸟。如前所述，在秦汉以前的古籍中，“神鸟”常常是太阳的代名词。由此可以推测，帝俊也有太阳神的影子，这从以下几点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其一，《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帝俊时常从天上下来，

^① 见《史记·殷本纪》。

与五彩鸟交朋友，甚至一同翩翩起舞。帝俊在下方有两座坛，也是这些五彩鸟替他管理着。这五彩鸟似乎是指彩霞。早晨，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傍晚，太阳落到山后面，很像是从天上下来的。早晚这两个时间彩霞飞舞（早霞和晚霞），正像五彩鸟翩翩起舞一样。“两座坛”大概就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两个地方吧。

其二，《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说，太阳女神羲和是帝俊的妻子，而且两人婚后生了十个太阳儿子。帝俊若不是太阳神，怎能和羲和成婚？又如何生得太阳儿子？

其三，《拾遗记》卷一中说，帝誉（与帝俊是同一个人神）有一个妃子，这妃子是好人当中的精英，她走路脚不沾地面，而是乘风驾云，在空中来来往往，遨游在伊水和洛水之间，在与帝誉结婚后，常常梦见吞吃太阳，每做一次吞吃太阳的梦，就生一个儿子。这女子为什么常梦见太阳呢？大概是对太阳思恋过度的缘故吧，太阳很可能就是她的恋人帝誉。这妃子的行迹也酷似太阳在空中运行。

好啦，在此不想做更多的列举和考证了，上述足以说明，在中华民族的原始神话中，有关崇拜太阳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

1990年6月17日，一部描述“太阳神”的古代神话传说的民间木刻珍本，在神龙架被发现。这部木刻的扉页上印有“清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翻镌”等字样，全书172页，近两万字，刻有完整的《太阳经》、《太阳太阴经》等。有学者认为，这是继1984年神农架林区发现我国首部创世史诗《黑暗传》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它填补了被华夏先民作为图腾崇拜的“太阳神”的民间文学资料的空白。

即使到了近代，乃至今天，中华民族对太阳的崇敬一如当初。

1927年冬，蒋光慈、钱杏邨、洪灵非等在上海创办的革命